

前车之鉴

艾伦·德鲁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 车 之 鉴

——爱德华·贾森的总统生涯

〔美〕艾伦·德鲁里著

复旦大学外语系外国文学教研组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Allen Drury
COME NENEVEH, COME TYRE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前 车 之 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 2

197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08

定价 1.15 元

译者前言

《前车之鉴》是美国作家埃伦·德鲁里所写六部曲长篇小说的第五部。

作者埃伦·德鲁里 1918 年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后来陆续担任过合众社、《华盛顿晚星报》和《纽约时报》驻国会的记者，1959 年后成为《读者文摘》的政治记者。德鲁里擅于写长篇政治小说，著有六部曲长篇《忠告和采纳》(1959)、《一点分歧》(1962)、《获取荣誉》(1966)、《维护和保卫》(1968)、《前车之鉴》(1973)和《欢乐的前景》(1975)；另外还有《那年夏天》(1966)和《土星座》(1971)等，以及一些非小说类的作品。他的作品主要以美苏争霸为题材，描写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争夺，指责“缓和”对美国的危害，认定苏联是美国的头号敌人，咒骂它是“魔鬼”。他从美国资产阶级中所谓“鹰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还是妥协政策，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动乱时代中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前车之鉴》这本预言式的小说，正是描写美国如何从起初与苏联实力相等的抗衡争霸地位，由于执行了一条绥靖主义的政策，而沦落到一败涂地、屈从苏联的

尴尬地步的经过。《前车之鉴》洋洋几十万字，作者要表明的是，美国和苏联在争夺全球霸权的恶斗中，谁赢了，就不仅能将“世界肥肉”抢到手，还可以吃掉对方；谁输了，那就不仅当不成霸主，而且要被对方生吞活剥。两条道路，或“妥协”或抗争；两种可能，或失败或取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苏政策，这关系到美国的前景是否“欢乐”，现在美国统治集团中争吵不休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在小说中，作者德鲁里把这个问题摆了出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争霸世界，到处争夺。他们到处吹“缓和”，越吹越不缓和。他们天天讲“和平”，实际上天天准备战争。他们所玩弄的“缓和”烟幕，只不过是用来迷惑对方、钳制对方以便在最后击败对方的一种手段。“缓和”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争霸才是一次又一次会谈的实质。他们谈来谈去，争来争去，总有一天会抛掉一切协议，从“有限战争”一直打到世界大战。这是他们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苏美两国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目前在苏美争霸斗争中，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采取攻势，美国帝国主义居于守势。苏修打着“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平合作”的旗号，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跟美国抢地盘。面对着苏修凶相毕露的进

攻，在西方世界和美国国内，都有一股绥靖主义的思潮，幻想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保持和平，这就使美国的一些政界、军界的“鹰派”人物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反对同苏联妥协。小说中的前总统艾博特就惊颤颤地喊出了：“总统先生！看上帝面上睁开眼睛来看看世界的现状吧！”这些“鹰派”人士提出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的主张，他们认为美国在妥协的道路上走下去，只会招致失败和灭亡。这种关于美国最终将败于苏联的预言，对于垄断统治集团来说，颇有点“警世”的味道。作者怀着内心的惊悸在卷首引用了一节诗，对“昨天还是洋洋大观”的美国，将会重蹈古国覆辙“湮没消亡”的前景表示了极大的恐惧，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德鲁里是美国统治集团中“鹰派”的代言人，他反对政府的对苏妥协政策，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他虽然鼓吹美国政府必须对苏联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却把这种斗争看作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他在小说中甚至对中国进行诬蔑，例如在小说《欢乐的前景》中，竟然诬蔑中国也想称霸世界，甚至虚构了中苏发生核战争，美国坐收渔翁之利的荒谬情节。

但是，苏联在争夺中露出了青面獠牙的强盗嘴脸，这不能不使美国统治阶级感到惶惶然。德鲁里在小说中一方面标榜美国的“正义”和“世界义务”，借以掩盖它妄图继续统治全球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则拚命指责苏联想当世界头号霸主的狂妄野心和残暴的无耻行径。小说从各个方面描写

了苏联怎样借“缓和”之名、行侵略扩张之实。从这一点上来说，《前车之鉴》和其他一些苏美争霸题材的作品一样，可以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 and 一副贪婪、狡猾、凶险、咄咄逼人的架势，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困难重重、日趋衰落、惊恐万状的真实情况。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些作品值得看一看。

对于作者来说，被侵吞的噩梦也罢，争夺霸权的呼吁也罢，他想了这么多，写了这么多，却根本不懂得，无论是张牙舞爪的苏修，还是不甘心沦为“二等小伙伴”的美帝，都是腐朽没落的纸老虎，别看这两霸正在乱哄哄地你未唱完我抢台，它们都是注定要灭亡的，将来的世界不属于它们。它们可能还会发动世界大战，但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最终必然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连同一切剥削制度统统埋葬掉，真正“结束一切战争”，并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

第 一 卷

八月，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日到来了，他和国务卿奥林·诺克斯将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当众宣誓献出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并且尽可能地相互合作。

这一天也是他——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爱德华·蒙托亚·贾森可以检验一下他究竟能否控制住那些聚集在他的竞选运动旗帜下，并且以他的名义横行霸道的暴力分子。

他修完脸，准备到顿巴顿橡树园他妹妹家中那令人迷恋的客厅去和妻子茜尔重聚，他自信有能力控制那批暴力分子，但对于跟奥林到底能合作到什么程度，他却没有把握。

但是不管怎样，他已向奥林保证恪守以下诺言：

他将认真地贡献出全部力量。

他将作出真诚的努力。

他的雄心壮志和他的国家有权对他如此期望……

他的雄心壮志和他的国家！

对于这二者，他已经作出了多大贡献！在过去动乱的几个星期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狂乱的暴力行为；哈利·赫德森总统突然神秘地死去，至今死因不明；众议院

议长威廉·艾博特接任了总统；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匆匆召开，在使会议陷于四分五裂的更激烈的暴力冲突中，经过慎重的讨论，终于决定提名奥林为总统候选人，塔德·贾森为副总统候选人。

有些人说，贾森州长这个名门望族和精明的扬基商人的后裔，是那帮不安分的公民的宠儿，而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都是以激进的“全国反战活动联合会”（简称“反战联”）为象征和代言人的——贾森过多地玩弄了暴力。

包括他的竞选伙伴和总统在内的一些人都说他完全使自己成了暴力的工具。有些人，包括他的妻子茜尔在内，说他这样做简直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她昨天晚上才终止了她在圣巴巴拉北部贾森的维斯塔索大牧场里的隐居生活，乘飞机回到他身边来参加今天的提名仪式。还有人，包括上述这些人以及在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更多的人，都公开向他表示过忧虑，认为他以后无论怎样努力，都将永远不可能从暴力和暴力制造者的手中解脱出来。

嘿，有这样想法的人，可以说并不了解以门第、品格、智慧和风采博得了大众喜爱的贾森。甚至茜尔，虽说在她惊人的美貌和可爱的性格后面隐藏着机智和灵敏，对贾森也并不了解。只有贾森才了解贾森他自己，他在这样想的时候，银灰色的头发下晒黑了的漂亮面孔上一对深陷的黑眼睛在一刹那间流露出一种蔑视一切的冷酷表情。由于他了解自己，因此对那些自信心与把握都不及他本人的怪物并不感到害怕。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他头脑中始终没有出现过害怕的念头。在代表大会上，奥林的儿媳妇克利斯特尔·丹塔·诺克斯曾被一群支持贾森的暴徒殴打，致使她流产；在大会的最后几小时，哈利·赫德森总统在接受提名的讲台上作了最后的发言，他无情地攻击贾森，然后提名奥林作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而当哈利死后奥林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忿怒的“反战联”党徒又涌向肯尼迪中心，打算袭击全国代表大会——在那些时刻，贾森心中产生了近似恐惧与沮丧的心情，仿佛觉得在他和他国家的脚下，地面正在裂开，出现了一道深渊。

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他认为在导致克利斯特尔·诺克斯悲剧的暴力问题上，奥林和他负有同样的责任。哈利·赫德森的粗暴斥责，在造成他本人死亡的“空军一号”飞机坠毁事件的一瞬间已化为乌有，贾森立即回来参加总统竞选。一旦奥林·诺克斯提名贾森为副总统候选人，贾森出来接受暴徒们的狂热捧场，由“反战联”策划的肯尼迪中心“大骚乱”引起的那种沮丧心情也就象魔术般突然从他心中消失。奥林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作出了唯一可能的妥协，邀请贾森当他的竞选伙伴。

贾森州长平安地过了这一关；也许奥林会遭遇不测，——即使他不出事，在一般的政治情况变化和时间推移下，贾森也还可以稳坐上白宫的位置。

他朝茜尔笑了一笑，开始从容不迫地穿裤子、衬衫，扣

上袖口链扣，系好领带，但心中却在想，他这样做，会被人理解为个人野心，以及为实现个人野心而作出的残酷牺牲。显然有许多人，至少那些在他周围——也是权力周围——的人都会有这种看法。但在美国，在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反应却比较宽厚，和他个人的信念也比较吻合。

《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诺克斯向和平势力低头，确定贾森为副总统候选人。”

《每日电讯报》说：“州长将利用其影响迅速结束高罗托兰和巴拿马的战争……反战力量获胜。”

苏联《真理报》断言：“贾森使诺克斯班底显现和平姿态……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宣告失败。”

北京《人民日报》也认为：“在诺克斯的主战派班底中，贾森作为世界和平的希望而受到欢迎……战争力量的走狗被粉碎。”

“贾森挫败了诺克斯称霸世界的企图。”

国内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报纸编辑、社论作者、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和评论员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这样的看法。他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因为他自己恰好也是这么看的。

他又一次记起了在全国委员会讨论期间他与艾博特总统和奥林那几次不愉快的谈话，他耐心地向他们反复说明，他只代表那些怀着真实的沮丧心情抗议在高罗托兰和巴拿马这两场灾难的真诚可敬的公民来说话，他也只对他们负责。

这两项可怕而又愚蠢透顶的行动是由赫德森总统开

头，又由艾博特总统的冷酷决心而继续下去的，谁能不提出严重抗议呢？

当遥远的中非国家高罗托兰爆发了反对特伦斯亲王陛下政府的叛乱时——特伦斯·伍罗伍·艾卡杰亲王被称为“暴君特里”——他们杀死了大约四十名美国男女传教士，还烧毁了北部地区一处标准石油公司的设施。叛军领袖“鄂比亲王”——特伦斯的堂兄弟和王位竞争者鄂比富马塔——藐视美国，向联合国、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一度仿佛大有颠覆掉特伦斯政府的可能。哈利·赫德森总统增派了大批驻该国的美军。哈利死后，艾博特总统更大大增加了援军数目。鄂比终于被驱逐出去，特伦斯似乎正在恢复他的牢固控制。但是局势仍然不稳，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那儿，鄂比正在积聚力量，企图卷土重来。事态随时可能重新恶化。尽管两个总统口口声声扬言必须“制止共产主义的侵略”，谁能对此不加以谴责呢？

在这种日子，这种时代里，很少有人相信这种陈词滥调。

在巴拿马，局势甚至更加糟糕，敌对行动丝毫没有减少。贾森的即将离婚的妹夫聪明的费立克斯·拉贝亚——索法腊（他的妹妹帕齐·贾森·拉贝亚与费立克斯的离婚案件已到了最后阶段）组织了“巴拿马人民解放运动”，他们袭击运河区，在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帮助下，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要把他的国家从可恨的美国人手中永远解放出来。由于费立克斯占据了地势险要的山区，美国在巴拿马

作出了极大努力，迄今收效甚微。艾博特总统扬言要封锁这个国家，但这只可能是虚声恫吓，总统决不可能付诸实施，因为向巴拿马供应物资的不仅仅是共产党国家，而是还有英国、法国和其他的美国友好国家。

艾博特总统的威胁丝毫没有消除敌对行动，仅仅在联合国里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在关于高罗托兰问题闹哄哄的争论中，联系到美国国内种族主义问题带来的麻烦，美国差一点要被驱逐出联合国，即使高罗托兰问题看来已趋于平息，但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还是强烈地反对美国的行动。而巴拿马的动乱更是看不见有平息的迹象。

当然，由于这一切，整个国内存在着很大的不安和动乱，抗议运动是由一些过激组织煽动起来的，贾森也承认这一点。有满腔仇恨的杰出的黑人莱盖奇·谢尔比担任主席的“平等捍卫者”；有“为同俄国休战而努力委员会”，它的头头是贾森最积极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怀俄明州怪僻的、近乎患精神病的参议员弗雷德·凡·阿克曼；还有以骑士司令、石油巨富鲁弗斯·克兰弗特为首的“爱国主义协会”。的确，他自己为了巩固这三个组织，再加上所有其他想发表自己观点的组织，把它们统统包罗在“反战联”的大伞下，但他的想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紧张局面。“反战联”的首领们，有的公开活动，有的比较隐蔽，看来都有这样一种倾向：鼓动采取暴力手段，而不是使用和平抗议的方法。

不过贾森仍然认为“反战联”所代表的群众，绝大多数是体面的、忠诚的、深为国事忧虑的美国公民。他一直向艾

博特总统和奥林表示：他有权利也有义务要保护这些公民，并代表他们讲话。

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全美代表大会的会议召开前夕与总统的第一次会谈中曾作了让步，承认卷入示威游行和暴力行动的某些抗议者“对他们的国家并不真诚、坦率和忠实。”

“但是，”他争辩说，确实还有更多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忠诚、认真而且坦率地为您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所奉行的政策感到深恶痛绝。这些人并不是狂人，也不是疯子。他们不是狂暴的过激分子，更不是搞颠覆活动的共产党人。他们是深感不安的正派美国人。

“当他们要求我代表他们说话时，难道我能将他们弃之不顾吗？难道要我对他们说：‘对不起，请你们走开吧，我赞成老头子的意见，一切都百分之百地很好，而你们只不过是一群不忠实的家伙’？总统先生，我不能这样做，我相信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么你相信什么呢？”艾博特象别人一样提出那个过去提过，将来还会提出的问题。“那正是我弄不明白的地方。要是我能弄明白的话，我就会更好地理解你要走的是哪一条路，你想做的是些什么。”

“请原谅，”贾森州长指着总统的大办公桌平静地说，“我正想坐到这张办公桌前。”

这句话仅仅引起了总统的愤怒，他重复了与他同一观点的人经常说的陈词滥调：

“这类事情会起反作用，暴力产生暴力；眼看一切秩序、一切安定局面都要被一扫而光。你控制不了这些力量……”

末了他在绝望中转向对贾森的人身攻击，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哈利·赫德森也曾用这种方法在总统竞选中企图使贾森州长放弃竞选总统的活动。

“但愿我能相信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塔德。当你和那帮子人一起行事狼狈为奸的时候，但愿我能相信你知道你在干些什么。但愿我能真正相信你的办法能够使我们度过难关。如果情况确是那样，我也可以不来妨碍你。但是要说你不是过分的野心勃勃，我死也不相信。你把国家的命脉机构孤注一掷，你与那批人眉来眼去，或许甚至与他们串通一气，而他们的破坏能力是你所不能理解的。我相信是你的教养使你变成现在这样。也许你认为，因为你的名字是贾森^①，你就能驾驭一切旋风，控制一切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有能力把任何魔鬼重新关进瓶去。我的朋友，我认为你不行。”

艾博特总统的话加深了贾森的敌意。他冷冷地回答说：“我谢谢您对我的关心。”

“啊，不。我并不是关心你，我是担心你所干的事情会牵连到我的美国同胞，也可能牵连国家本身的命运，对我来说，这是令人十分担心的问题。你有权领导，也有权实行错误的领导，在我看来你现在正在实行错误的领导，原因在于

① 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个英雄人物叫贾森（又译作伊阿宋），曾在美狄亚的帮助下冒险寻取金羊毛。

你被掌权的贪婪欲望和野心所驱使。还有那帮子人，他们抓住你这两个弱点，诱骗你落入圈套，使你成为实现他们真正目的的一匹掩蔽马^①。”

贾森被深深地触怒了，过了一会儿，他停止了这次会谈走了，由于捉摸不透这样一个闭塞的、成见很深的头脑而感到沮丧。

仅仅在两天以前，在奥林选择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他和奥林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奥林照例重弹老调。贾森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但在奥林的明显的诚意面前他也作了一点让步，他认为既然想要接受提名，就得在某种程度上作一点点妥协，以便能够和奥林协作，在外交政策上使美国回到稳健的中间立场上来。因为奥林一直坚持说：

“虽然我很想在这场竞选中获胜，虽然我深深感到一旦竞选胜利我就能使我们的国家回到具有明智的理性的状态——但是如果有人明知那伙支持他的暴力分子中存在着极端的危险而故意加以否认，那么我决不接受他作为竞选伙伴去赢得竞选的胜利……现在确实有搞阴谋的分子存在；目前出现的决不是什么天真的、民主的、兴高采烈的、自发的抗议运动；现在确实有一些美国的敌人，打算利用抗议运动把美国搞垮。上帝啊，老兄，他们不这样干才是傻瓜

① 掩蔽马是猎人用来遮蔽自己以潜近猎物的真马或假马；资产阶级竞选中为分散对方力量而替己方主要候选人打掩护的人物，亦称为“掩蔽性候选人”。

呢！可是他们绝非傻瓜……

“所以，假如你想做总统候选人，塔德，我要求你明天在全国代表大会、在全世界面前，尽你的力量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公开谴责‘反战联’等组织以及国内其他一切有组织的暴力分子。自从哈利死后你不止一次有这样做的机会，然而你就是没有这样做。每当这种时候，总是有种种推托，一大堆花言巧语……

“我可不答应，塔德。”他不动声色地结束了他的谈话：“老实说，我不能答应，要么你彻底断绝和他们的联系，要么不和我一道竞选。

“你自己决定吧。”

而贾森也作出了决定。

当时贾森的态度缓和了一些，同意了奥林观点的一半，承认在他的支持者中可能有一些隐藏的颠覆分子，并强调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确实并不知情，要是确有这种人，“当然我要谴责他们。

“如果他们的颠覆活动证据确凿，我将和你一样坚决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谴责。如果接受他们的支持便会使国家利益遭到危害，我当然会和他们一刀两断。”

“要到什么程度你才承认危险？”奥林当时寸步不让。“你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这时候，贾森终止了谈话，要求给他几小时的时间考虑答复。回到了帕齐家里，他把问题彻底地考虑了一下……他拿起电话筒正想向奥林表示屈服，但一下子又迟疑不决